

1

“惊蛰春分在三月，清明谷雨四月天。”进入三春，惊蛰虫儿走，春分分昼夜。春分十五日后，太阳黄经15°，清明便摇曳而至。

这天，阳光灿烂，白云絮絮，和风习习之间，万物陡然变得清洁而又明净。

天空湛蓝，恰如雨后。洁净通透的色调，就像村东女子浣洗在竹竿上的长裙。母亲见道：这毛躁娃，还没有哩，就心慌慌过夏呢！我笑而不答，在轻衣慢跑散发的青春里，微微欣喜。

转眼，村边的农田里桃花吐蕊，苹果花含苞，招惹得蜜蜂弓腰振翅，嘤嘤嗡嗡。如此时节，最适合吟诗。比如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；比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；再比如，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……幽思声破。春燕叽叽喳喳，剪云织柳，鸣叫得天空清澈透亮。恍惚中，一袭黑羽的燕子从《诗经》的高台上滑翔而下，在我的眼前掠过一阵灵动不已的文化投影；甚至至于，连满树枝桠的桃花，以及撅着屁股玩泥巴的孩子无辜的眼神、童趣的尖叫，都成为清明节气令人浮想联翩的情景参照。

万物生机勃勃。置身这样的环境中，冬天蛰伏许久的东西，包括心中的情感，都在春天被悄悄唤醒。

田野里，八面来风。萌动的青草、树叶，以及满身白绒的羔羊，习惯于这天用清亮的雏音为“春”造句。窸窣，沙沙，咩咩，柔情蜜意，在流淌的阳光中抑扬唱和，恍若天籁。俗话说：“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萌动。”清明时节的大地脉搏涌动，沉着有力。匍匐在地，贴耳可以谛听到土地深处的喘息、鲜活，均匀而又充满了感情，就像一望无际的荒原中渐行渐近的驼铃。铁牛嘶吼，徐缓前行。沉睡一冬的泥土被尖亮的犁铧翻卷成浪花，在乡亲的心田中翩然盛开。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农民最熟悉节气，他们的婆娘蹑手蹑脚，跟在犁的后面，把黑亮饱满的种子撒进松软的沟壑，期待着谷雨后的蓬勃生长。

母亲顶着格子巾，弯腰在果园的空地上点菜籽——南瓜、黄瓜、辣椒、豆角、西红柿，这将是她和父亲一夏享用的菜肴。他俩的肠胃不习惯大鱼大肉，几十年就喜欢吃自己点种的青菜，以及黄瓜丰收后腌制的咸菜，咔嚓咔嚓，在平淡的生活中咀嚼得津津有味，“携子之手”的日子也就变得地久天长。这是一种相知相觉的情感；或者说人是与土地最诚恳的相约。

曹禹在话剧《原野》中表述：“大地是胚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”譬如瓜豆的种子，胚胎组织躲在躯壳里漫漫沉睡哪怕沉寂千年，可一旦在清明时节与土地相遇，生命的基因就会迅速苏醒，胞芽萌动，顶开坚壳的禁锢，蓬蓬勃勃地延续与土地的情感交集。

一场土地与种子不可避免的爱情，在默默等待着清明的到来。

2

天空豁然开朗。阳光慵懒地抱着人们。空气中的氧离子丰盈充沛，让人感官十分地舒爽。阴郁、寒冷、雾霾，沙尘暴等使人心情灰暗的天气在清明时节相约远遁，留下了坦荡明快的色彩。这是大自然原本的镜象，也是人与物种应有的生存空间。

时光静好，灿然花开。桃花、杏花、油菜花、樱花、桐花、牡丹花，竞相争艳，红的夺目白的纯洁粉的妩媚黄的热烈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头顶五彩发髻，在叶片摩挲出的“铮铮”环佩声中，宁静雅致地粉墨登场。

如此，人们不外出看看，难免辜负了花这份纯情和善意。

踏青，赏花；携一本书，沏一壶茶。或许“慢生活”的节奏，更符合生命的品质。

人们纷纷走出了户外。登山远眺，临湖垂钓，或者驱车到景点旅游，在历史的遗迹中寻觅兴衰荣辱的见证，在山水的峻峭里感受沧海桑田的变迁。

自然美景，还是原生态的好。譬如乡村的田野，有蜜蜂有蝴蝶有各色的小花飘香以及扑棱着斑斓羽翅的鸟儿，这一切在乡亲的激情而歌里，组成了浑然天成的情景大观园。重要的是：这样的景色里，生长着百姓的衣食和希望，很容易让踏青游行的人们激发对生活的情感。

观景踏青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故土乡情，遥遥翹首期盼。

一有空闲，我就萌生回家的念想。在父母身边，在乡亲憨厚的笑容中，我的心情会很平静。或因故乡在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的时光流逝中，袒露出日渐老去的隐逸之美；或是故土的根本蔓联系着我的血脉和气场，使人油然产生亲切和眷恋。无法恰切定位，就像情到深处，无法言说。

车行至村口，桃花开得正艳。明媚的阳光下，满地粉泱泱，薄如蝉翼的花片透出莹莹的红光，折射，映衬，反光，组合成一大片“灼灼其华”的美好景象，好似散落人间的天堂。妻说，看会儿桃花吧？我很乐意。受满园桃花的感染，妻笑着穿梭其间，像只翩翩的蝴蝶。抚枝，照相，镜头中的笑靥被桃花映衬出一片酡红，羞涩腴腆的样子，好像回到了我们初次相见的当年。作为清明的纪念，我把照片发到微信的朋友圈里，并附上一首小诗：

清明四月舞春风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亮粉敷朱熏春色，宜情宜景宜出行。

回到车上，妻子喃喃自语：唉，真不想老啊。人一辈子总像桃花盛开就好了……

我没有说话。过了清明，桃花很快就会萎靡凋落，桃树就会告别短暂的青春，坐果膨胀，走向丰腴和成熟。青春期、成熟季，都是成长不可避免的经过，不必为此再唱一首“一朝春尽红颜老”的《葬花吟》。



生活哲思

清

■谢旭国

明

3

汽车缓缓进村。在这里，安放着我出生的胎衣和童年的摇篮；还有，当年我穿上军装走出村庄时，依依不舍的瞬间。

无论身处何地，我对故乡都心怀挂牵。那里有养育我的土地及河流，有看着我长大的山岭与乡亲，还有我日渐衰老的父亲和母亲。一切就像磁力的两极，在情感之阍中紧迫地吸引着。或因时日沧桑，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我的感念，变得胆小谨慎，惟恐有天父母遽然离我而去，他们总也长不大的孩子，该往哪里喊一声爹娘？

在这诗性萌动的时节，如此乡愁，当然不好。然而生死之事大焉，就像那道“我从哪里来，我往哪里去”的哲学命题，面对苍老和死亡，人难免困扰和软弱。即便，一切可供穿越时空、伟大的石制建筑与经典的纸质作品，只是人们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抗礼。艺术虽然构建了精神的不朽大厦，却难以让承载情爱、感受温暖的肉体得到永生，而折射出科技的无力和人心的沮丧。死亡，成为横亘于人前最后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人活着，理应照顾好好自己的亲人照顾好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好自己的内心，快乐和谐地度过，不再为金钱、地位这些冷冰虚无的东西，耗费宝贵的青春和生命。我特别羡慕那些有情有爱、其乐融融的家庭，在爱与被爱的状态中，诠释了“幸福”的词义，而最接近于神居的“天堂”。

母亲拿着笤帚，微笑着在巷口等我。印象中，母亲一副干净清爽的样子，身上弥散着淡淡的奶香。如此感受，对于已近中年的我来说，十分幼稚，可我的潜意识固执对母亲的依赖，傻呵呵不以为耻。或源此因：母亲乳房健硕，奶我时乳汁充盈，还捎带喂肥了一只猪娃(想象我婴孩时在乳汁喷射下，嗷嗷拱食模样，母亲低头看我时温暖的笑容……想象超乎，理应打住。一说起母亲，我就揪不住心猿意马的缰)。母亲说我比猪娃还贪吃，断奶后把她的乳头咂得生疼。那种榨取性的疼，离心脏最近，我想我是在母亲的疼痛中长大的。断断续续吃了母亲多年的奶，母亲的乳香从我出生便根植于我的大脑皮层，生成了悠长的哺乳记忆，使我至今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。这是一个幼稚而可笑的话题。但是有妈在，我们都还是孩子，此为温暖的伦理。

母亲的气息注定温暖我的一生，成为我孤独失落时的情感抚慰。

好几次奇怪地梦见母亲平静离世，我在幽蓝空旷的梦境中放声痛哭，觉得母亲走后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无根的小草或者即将坍塌的危房，甚至想陪着她到另一个世界母子相依。“母兮鞠我，无母何怙？”醒来后枕巾湿透，无法入眠。第二天犹豫着打电话，告诉母亲的噩耗，她笑着说：这样的梦是给妈“添寿”呢！我不迷信，但信以为真。弗洛伊德说梦是潜意识的暗示，我知道母亲最终会告别我离开这个世界。既然结果不可阻逆，我只能在母亲的有生之年以孝暖心，以情致意，让她快乐地享受生活中的明媚阳光。

陆续从车上搬完为家里买的生活用品，父亲已经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上了餐桌。母亲在试戴买给我的戒指时，感慨地说：人活着，真好！

4

以前，农村祠堂敬祖、清明祭祀，甚至盖房挖地基此类事情，忌讳女人参与。现在好了，清明上坟子女皆可，但母亲这一辈女人还严格遵守流传下来的“成规”，从不僭越。

大清早，母亲把“子福馍”、纸钱、糕点等一干供品用竹篮装好，找来柳条破杈夹住剪好的魂幡，等候我和父亲去陵园上坟。

“子福馍”是山西特有的清明祭品，馍里包裹一枚鸡蛋，形状各地不尽相同。晋南的“子福馍”个大，男人吃的馍上用细篾条插一个圆柱形的面顶，寓意要做家中的顶梁柱；女人吃的馍周围有四条弧形的麻花边，馍顶插一个面做的燕窝，里面卧着“七燕八蛋”，许是多子善养之意。雏燕姿态各异，呼之欲出，让我十分惊叹母亲的心灵手巧。母亲是村里仅剩的“巧家”，还会做婚嫁的花馍。用面团、色剂、小剪刀、黑豆、细梳子这些工具，揉色、和团、剪翅、点眼、压纹，眨眼就魔术般做出龙凤呈祥、五毒辟邪、孔雀开屏等几十种惟妙惟肖的花鸟虫来，色彩艳丽地插在一个锅盖大的花馍上，为婚嫁增添了浓浓的喜庆。至于“子福馍”为什么放七只燕子、八枚燕蛋，真实寓意母亲并不知道，就连我八十多岁的外婆也语焉不详。仔细推究，概因从前医疗卫生不好，孩子多不能保全吧！此间隐秘，在“子福馍”草创之初就隐喻其中，不便言说。看来，过去人活着，委实不易。

趁父亲吃饭的间隙，母亲笑着拿出她与父亲的“上桌子像”让我看。村里把出殡时亡者供奉上桌的照片叫作“上桌子像”，前些日子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到村里免费给老年人照遗像，他们也就照了。照片上的父母慈祥而遥远，就像两片轻飘的灵魂。像照得很好，但我无法点赞。母亲却很得意，连问我咋样。我强忍着满腹的心酸和难过，转身紧紧抱住母亲……

与父亲修葺好先人的坟莹，我把白纸剪成钱串子的魂幡插在坟鼓堆上，恭敬地跪拜，祭扫就算结束。陵园里上坟的乡亲多是些老人和孩子，年轻人不少在外打工难以回来。天气不错，天上没有“雨纷纷”，路上也没有人“欲断魂”，连坟丘上的魂幡也寥寥无几。没有魂幡，坟莹就缺乏了生气，少了子孙的祭拜，祖先会不会忧伤？

阴阳睽隔，我无法知道另一个世界是否晴天。

剪魂幡、“子福馍”的做法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，年少的孩子更是渐渐生疏。我在想，将来我辈魂归渺渺，子孙会以什么方式告慰我们？可能也就是烧些纸钱了事罢了。为图省事，如今人们已不用铁印压在麻纸上打纸钱了，到镇上买上几沓面额上亿的“冥币”孝敬先人。这样的天文数字，足够了。

人之死去，就进入了清静无为的冥冥之界。但我觉得那寂寞幽冷的异域着实无趣，除了每年收入数额庞大的纸钱，就剩下子孙逐渐生分的面孔。相思还有？情爱还在？曾经的温暖是否还在我们的胸怀中萦绕？还是在人间的好。或哭，或笑，你的亲人，心会知道。

陵园在高处。俯下，油菜花开得正艳，大片黄澄澄的景象，在风中浩浩荡荡。

5

赫伯特·曼纽什说：“一切艺术基本上也是对‘死亡’这一现实的否定。事实证明，最伟大的艺术恰恰是那些对‘死’之现实说出一个否定性的‘不’字的艺术。”

清明，是自然的明净，人心的敬畏，亦是历史中对盛世清明的向往。伏案欣赏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便读懂了这份向往。手卷为影印的复制品，图像只是简单的线条勾勒，就让我莫名震撼。

上网找到了高清图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仇英版的摹本，没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名和双龙印玺。图像设色淡雅，用笔兼工带写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很容易从面部表情中忖度出内心的喜怒哀乐。他们在一个时代中定格，一个时代在图画中永恒。张择端用手中的画笔绘制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，也构建了自己精神的“理想国”，从而成功地对死亡进行了穿越，让我透过泛黄的画纸，隐约看到一个青衣峨冠的书生缓缓走来。

近千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一直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。固因为作品艺术超拔、价值国宝，更因为图中展现了一个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的时代。北宋昌盛时期，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，人均生产总值是当时的西亚、西欧人均的四倍。当时，“火药之发明，火铳器之使用，航海用之指南针，天文时钟，鼓风机，水力纺织机，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，都于宋代出现。在十一、十二世纪内，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。”(黄仁宇语)发达的经济，促进了文化的兴盛，“自秦以下，文莫盛于宋”。唐宋八大家中，只有韩愈、柳宗元为唐人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均生活在北宋。诗尽于唐，词尽于宋。晏殊、欧阳修、张先、晏几道、范仲淹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黄庭坚、周邦彦、李清照的词歌我大多拜读，常为词中柔情缱绻的情义、金戈铁马的豪情所感染。一个朝代，名人比肩，那是如何的盛况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因书法，被称之为“北宋四大家”；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，谓为“理学五子”；北宋山水画，代表着中国最高的艺术水平。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“华夏民族的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
北宋。我爱恨交加。如果不是武备松弛造成后期战乱频仍，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朝代。

据学者考究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不是清明节。那么，张择端告诉后人的应该是一个政治清明，社会繁荣的时代。政治清明，在我看来，是一种带动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正能量；是一个安定祥和的美好空间。恰如《尚书·毕命》所说：道洽政治，泽润生民。也恰如，此时此刻的人间。

清明过后，就是谷雨；谷雨以后，就到了立夏。此后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万物热情地蓬勃成长。于是，人们在可及可见的感受中欣喜地盼望。

人生况味

清明随想

■屈吉平

清明是我国所有传统佳节里最特别的一个节日，与喜庆无关，与家人团聚无关，却与逝者有关。这一天人们都会带着各种祭品，去陵园、墓地祭奠，以这样的方式寄托生者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和对其灵魂的安抚。

谁没有失去的至亲？又有谁不曾寄托思念？人，远去了；情，却随着岁月愈发醇厚。在这个叫人伤心欲断肠的季节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杜牧的诗，心里莫名升起一种哀愁孤独的滋味，像清明的雨飘飞眼前、洒落手上、融进心头。想着想着，仿佛雨真的霏霏扬扬地来了。

时光流逝，年逾花甲，如今去扫墓，竟生出了隐隐恐惧。小时候过清明，大多是跟着长辈走过场，除了满地疯跑，还有平日里难得一尝的美食。那时候对于生死，是没什么是深刻感触的。对父母身体都健康，兄弟姐妹也都无恙，人生还没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离别，自认过清明难有深刻的体验。因为悲伤距离太远，而欢乐就在眼前。青春不再，老之将至，此时面对那一座座坟莹，伤感顿时在心中蔓延开来。时间就像刀子一样，年少时清明时节的欢乐还历历在目，一转眼那种欢乐已然被无奈与伤感所替代。离那抔黄土越来越远，还有多少时日在等着自己？眼前的荒坟野草，令人心惊胆颤。那一抔黄土给出的答案，更让人黯然神伤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才终于明白，活在世上，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。世态再荒凉，总有亲人用自己的生命来爱着你，不计付出，不求回报。这样的情，才让你在骨感的现实中，有继续走下去的力量。因此，每一份情，都弥足珍贵，值得用心去珍惜。于是，对长眠于黄土中的亲人们，便生出了感激的怀念。一年又一年的清明节，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串梦想、一捧希望和

一颗感怀之心。

走进清明，走进陵园、墓地，祈祷先祖在天之灵能得以安息，让心境在古老的祖先崇拜里吐纳满腔孝道，让心灵之水在自然的清静与宽和中澄净、净化，汨汨流淌。

每当站在先辈们的坟莹前，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思绪犹如一幅寂寞的风景画，一笔一划地涂抹我忧伤的心湖。安眠在地下的长者，有的在我出生时已不在世，有的记忆依稀，还有的则历历在目，没有随时日远去而模糊。过去曾经同我一道上坟祭祖的亲人，好多已静静地躺在冰凉的黄土地下，再也享受不到世间的浮华，但那些浮华能永远属于谁呢。以前的祭奠者现在成了一个被祭奠者，仿佛他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都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慢慢被淡忘，如果不是至亲的人，谁又能想到他们曾存在于这个世界？

人，就像收割庄稼似的，不知不觉就割掉一茬。但我总是觉得上苍有些糊涂和不公，把一些不该收割的人过早地收割了，他们好多正值青壮年，真的是太早了。时光如流水，过得太快了，父亲那一辈人，已经所剩无几，就是和我同辈的人，凡人，先前的红火和如今的冷静并不在乎，它是超然大度的，可以容纳一切荣誉和羞辱、赞歌和诅咒，可以将一切人的肉体化为同样颜色的一撮尘土，渗进自己宽厚的肌体。我更加明白了人的生命如草芥般轻盈、细小，以及人生的不测和生命的飘忽。

记得有人这样说过：“后者对先人的缅怀，便是先人留给后人的思考。”清明，站在拂起万千愁绪的微风中，面对故乡的原野和眼前一个个小土堆上随风飘动的纸幡，留

下戚戚的哀叹，背负一团自责在风里哭泣、盘旋。去者不可追，珍惜眼前人。想起父母双亲的音容笑貌，想起好多故去的亲人，还有曾经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，那些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，想到这些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……

宋人张载曾经说过：“后世尚谱牒，犹有遗风。谱牒又废，人家不知来处，无百年之家，骨肉无统，虽至亲，恩亦薄。”不少族谱细致地记录了家族之兴衰，如同一条河流的深浅缓急，以及延伸的广度和含量。正是清明节给了我们每年一次重温的机会。除了让逝去的亲人的灵魂得知其血脉仍然在延续外，更多的人希望故去的亲人能在另一个世界无忧无虑，像他们生前一样平静地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样的祭奠，安抚能不能让故去的亲人的灵魂得以感知，但这样的祭奠、安抚，终会永远延续下去。

先祖的亡魂和精神已深深融入故乡这片深厚的黄土地，我们生者漫长的人生旅途还要继续，思念成了一串加粗的省略号。平日里大家都在忙于各自的事情，对亲人的思念情藏在心底。感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个节日，让我们能与九泉之下的亲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与沟通。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，但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寄托我们的哀思，寄托对已故亲人的思念，更重要的是继承他们的优良品质，将好的家风传承下去，培育出更优秀的下一代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不知又有多少少生成了逝者，不知又有多少得失成了往事，我们在缅怀先祖的同时，也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在清明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，我们一起在田野的灵秀间感悟天人合一，从迷失的路上找回久违的方向，珍惜健在的生命，热爱自然，让自己的灵与肉最大程度地沐浴阳光。

介子故里

■胡春良

一

在他乡耸立一座山  
在故乡沉默一堆土  
炊烟袅袅的房舍里  
一定会闪出你的身影  
这里有你的亲人  
还有你的乡亲  
你能听懂亲切乡音  
倾诉了两千多年

二

我认识你  
你却不一定认识我  
当我挎着柳篮  
把寒食敬献给祖先时  
希望恰好听到你们的话语  
而我  
就成为幸福的聆听者  
黄土有情故园回响

三

你可能只想  
静静感知故土的体温  
一如熟睡在摇篮里  
什么流亡的艰辛  
什么争霸的风云  
都成为一个轻轻的故事  
人们却怎愿这样  
安放你伟大的灵魂  
一座文化园拔地而起  
亭阁楼台都致敬忠孝大义

四

一把大火  
烧成一座山  
一把大火  
烧出一个节日  
世间只有故乡才能招魂  
一如呼唤运行的游子  
名字就是一粒种子啊  
生根发芽  
长成汗青的模样

五

可以站成一株柳  
守望家园  
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 
这里发生着  
想象不到的变化  
发展幸福  
山河锦绣  
可否就是你期盼的模样



黄河之光

鹤雀楼

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作品选登

黄河之光 薛辉作  
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市美术家协会提供

清明四首

■马维录

长思

又逢清明涕泪流，  
春风无语托坟头。  
焚香烧纸寄寸心，  
隔世相思永不休。

祭父

抗日捐躯为国民，  
衣冠冢前祭先尊。  
投笔从戎真豪杰，  
风范长昭励子孙。

挽母

吕氏女子逞龙门，  
孀居半世守清芬。  
孝老抚小存淑德，  
苦尽甘来竟长寝。

念祖

每逢柳节祭祖先，  
陵莹添土意拳拳。  
慎终追远明根脉，  
家国风骨代代传。